

# 悠悠石板路

钟读花

石板路，让人想到江南，想到古街，想到时间的深厚。

要说石板路之多，似乎，莫过于江南。

街街巷巷，宽宽窄窄，长长短短，石板路在在有之。石板，大多不方正，不方正也好，恰恰呈现出一种参差之美；石板间，大多有缝隙，时间在缝隙中一点一滴滴落，渗透；经年下来，石板的表面大多很光滑，光滑是时间打磨的结果，光滑里能照出时间的影像——曾经走过的一个人，曾经行过的一匹四马，曾经留下的吴侬软语，曾经撑过的那一顶江南油纸伞。石板间，有缝隙，缝隙里会长出小草，小草永远也长不大。人的脚步，一步步踏过，牲口的蹄蹄，一步步碾过，小草以自己弱小的生命，演绎了什么叫不屈的生命力。

江南多雨，所以，江南的石板路上，就常常有雨水淌过。石板很硬，雨水很清，水涤荡了石，也润泽了石，于是，石愈加青，石板路，实在就是一条青青的路，一条清清的路，一条晴晴的路。因之，石板路上，能照下太阳，也能投下月亮。银白的月光，投在石板路上，银辉便洒满了江南人的梦。

水软，石硬，刚柔相济，像极了江南人的性格。

江南的石板路，干净、清爽，它是月光洒下的碎片，它是江南翠竹滴下的露珠，它是江南商贾的一颗颗玲珑心。

无论是江南江北，凡有古街处，大多有石板路。

石板路，注定与一条条古街相辉映。青色的石板路两旁，建筑多古色古香，是人的有意而为，也是时间的风烟，刮过的痕迹。

相较于江南，江北的石板路，大多由大块的青石板铺成，所以，江北的石板路，就显得愈加浑朴，愈加厚重，象江北男人厚实的脊背。

黑瓦，白墙，酱红色的立柱，微卷上翘的飞檐，飞檐尖角处挂着的风铃，都为这石板路两边的建筑染上了一层时间的印痕。沿街房，多商铺或者饭馆，商铺对街而开，所卖之物，也古，也雅。真真假假的古玩、文房四宝、茶叶茶具、文玩要件、古陶瓷器，还有旧书店、旧家具店，怀旧饮食店等等，无不呈现出一种古旧的色彩，彰显出一份怀旧的情绪。

古街的古，恰如石板路流淌的时光，总有述说不完的故事。一个店铺，就是一个个体经营史，一个店铺就是一个故事汇，石板路，就是一个个故事的见证者，乃至于经历者，石板路的光亮，则照亮了旧时岁月的黑暗，使那一页页册页，得以在今天，得到美好的阅读。

古如陈酿，故事在咀嚼中，越加芬芳。

夜深人静，月光亮着，石板路亮着，石板路的光亮，浸进了店铺的梦中，这个夜晚，石板路两边的店铺，绽放成一朵朵时间之花，古旧而芬芳。

在山东博山，我见过一段最短的石板路，也只有几十步的长度，位于一个斜坡上。大石铺成，石面坑洼不平，却又光滑如水，蹄印历历。导游说：“这是一段驿道，宋朝留存下来的。”那一刻，我俯身，吹去石面的浮尘，莹滑的光芒，立即喷射而出，一千多年过去，我仿佛，依旧能看到宋朝的驮马在姗姗而行，依旧听见宋朝的驼铃，在时间的深处回响，那么清脆，那么响亮，那么富有节奏感、韵律感。

几十步的长度，跨越上千年，时间在一天天堆积，堆积成一种时间的厚度，在一段石板路上，成为一段历史的记忆，成为一页可供翻阅的线装书。

此刻，这一块石板，都是一片时间的甲骨文，像一只只眼睛，在凝视；像一只只耳朵，在倾听；又如一张张嘴巴，在诉说——诉说过去的，那些光阴，那些故事，悲欢离合，风雨沧桑，深厚得不得了。

每一段石板路，应该说，都是一页时光堆积的岩层。

## 母亲是一盏油灯

宋扬

每位白发苍苍的母亲，都曾经是一名花季少女。舅舅总夸母亲，说她当姑娘时是村里的一朵花。

母亲很爱美，也很爱干净。母亲抹洗灶台，碗筷一点儿不含糊。对自己，她节俭得很。这些年，母亲好不容易才穿上裙子，却早过了能选择艳丽色彩的年龄。那几年，母亲置办我和妹妹的衣裳，丝毫不吝惜钱，总把我们打扮得与镇上的娃儿相差无几。母亲的意识里，吃什么，别人看不见；穿什么，不能让两个娃儿显可怜。挑了小菜去卖，母亲去镇上的皮鞋摊给我们选新鞋，卖了肥猪给刀儿匠，母亲扯最好的布找镇上最好的裁缝。

前年，受小区里几个老太婆撺掇，母亲也想买一件貂皮大衣。母亲去商场看了，喜欢得不得了，再看价格，又舌一捋，恋恋不舍地离开了——那衣服要一万多块钱。母亲回家说给我听。我说你喜欢就买嘛，我出钱！母亲脸一沉，你的钱就不是钱？不是一家人的？母亲觉得一件衣服一万多块钱简直太夸张，她改变了几十年的消费习惯所养成的对自己的节俭，改变不了农民基因里的本分与实在。最后，母亲心欠欠地花三千块钱，给她自己和父亲各做了一件貂毛领的羽绒服，算是草草了却了心愿。虽然只脖子上的一圈是貂毛，但母亲依然很开心，她的眼里全是再无它求的满足。

母亲接受新鲜事物很快。这几年，我的女儿慢慢大了，母亲终于闲了一些，她进了老年大学，结交了好几个知心朋友。每天，有外婆给母亲打电话或直接在单元楼下呼母亲，她们相邀一起去公园跳广场舞。

前年三十晚上吃团年饭，母亲很羡慕地说，有好几次，我抱着许诺（妹妹的孩子）在公园里看别人跳舞，我好想跳呀！我们开玩笑说，你就抱着娃儿跳嘛。母亲先是一副抱怨的表情：“那咋个跳呀？”立即，母亲又开始自我安慰，又像是安慰我们——“不能跳就不跳嘛，也不是非跳不可！难道跳舞比娃儿还重要？”

屈指一算，母亲告别她的老年大学和舞伴们已快两年。妹妹读医学院毕业后，在离我家不算远的地方上了班。两年前，妹妹的孩子出生，母亲去了妹妹那边。如今，母亲又向妹妹抱怨曾经向我抱怨过的话——“等娃儿上幼儿园，我是要回去的哈！”母亲要回的是我这边。在母亲心里，随子不随女天经地义，我这里，才是她最后的归宿。有一次，我和母亲开玩笑说：“你看你回得来不？许诺上幼儿园不需要接送？妹妹他们上班接不到娃儿的嘛。”母亲突然拉下脸来，嘟嘟囔囔地，一副很生气的样子：“那我不管，老娘我都七十多岁了，我还能带那么久？”

我们习惯了母亲嘴上的牢骚，知道母亲的心其实比豆腐还软。

那天，我下班回家，看见母亲正在收拾大包小包的衣物。母亲是坐了公交车回来拿她的衣服。母亲说她抽空去大市场买了斤猪肉，给我们留一半，她要带走一半。母亲说，妹妹那边的猪肉贵好几块钱哩！我留母亲吃晚饭，说吃了饭开车送她过去。母亲的眼神里有想留又不能留的伤感。母亲说，小叶（妹夫）又不在家，我吃了晚饭再回去，那俩儿母晚上吃什么呢？母亲担心着一个人带娃儿的妹妹，坚持要立即坐公交车走。那天的天气不算热，跑上磨下的母亲出门时，提着一个大包。我看母亲的背，汗水已经把衬衫湿透了。那一瞬，三十多年前母亲挑着担子去镇上卖菜的身影又出现在我的脑海……

前几年，为了让母亲轻松一点，我向母亲提出请个保姆的想法。母亲一听，当即数落我：你钱多得往外冒了？母亲的心思我懂，她觉得自己还硬朗，不能花那冤枉钱。她也怕外人知道了，让人误会不让她带小孩，是因为婆媳不和。

从夭折的大姐出生算起，母亲生养我们几兄妹，已四十七年。母亲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耗在了我们身上，而今，母亲还心甘情愿继续在两个孙女身上操心。母亲这一生，如同一盏油灯。油干灯枯有时尽，此爱绵绵无绝期……

## 行走在岁月深处

马亚伟

这所园子很幽深，树木掩映，香径纵横，九曲回廊。初入其中，简直就像走迷宫一样。正是这种迷失方向的感觉，带给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和迷惑感。一种猎奇的心理促使我走进去，走下去，不问来路，不计归程，一直走，走到园子的最深处。

“曲径通幽处”，不知折转了几次，弯弯曲曲，我来到一处幽静清宁的所在。此处的草呈疯长之势，不那么整齐，与园子其他地方的精致和整齐格格不入，想必园工人工也忽略了此处。背阴处的青苔已经很久了，摸上去绒绒的，凉凉的，像是很旧很老的光阴一样。小径幽幽，蜿蜒而去，上面似乎连一个足印也没有。独自觉得这样一个清凉幽僻的地方，内心颇有些小窃喜，忍不住默默吟诵起来：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，小园香径独徘徊。”我的脚步不急不缓，心中无怨无尤，一切都都被滤净，就像行走在岁月深处一样。路过的人，经过的事，都成为了风景，都可以用冷眼旁观的姿态来打量了。时光长长短短，过客来来往往，当你退到岁月深处，就会发现，那些经历时大喜大悲的故事，到了最后都会变得云淡风轻。细数过往岁月的悲喜忧欢，一切都化作了淡淡一笑。我静静地走着，独自徘徊，渐渐感觉身心越来越轻盈。

风声如长笛低低地吹，好闻的草木气息弥漫着，午后阳光从繁密的枝叶间筛下流动的光影，人是整个风景中一个跳动的音符，牵一缕风就能走出高高低低的节奏，采一片叶便能走出起伏伏伏的韵律。走着走着，整个人像是从万丈红尘中逃离到了世外，很有一种超然之感。行走在岁月深处，与往事隔河相望，彼岸风光遥远又迫近，飘渺又清晰。

小园里一个人被忽略的角落，通往了岁月深处。我把自己的足迹留在了这里，仿佛为自己圈定了一个可以栖息和放松的安心之所，很满足。我想起柳宗元，他听到如佩环相碰的流水之声，于是披荆斩棘，寻到一个幽静的小石潭，心中欣喜，便坐在潭上静静体味那一刻的清幽与远离尘世的安宁。

《小石潭记》中说：“四面竹树环合，寂寥无人，凄神寒骨，悄怆幽邃。”我能够感受柳宗元的心境，他在一段寂寞的时光里，感受的是生命的孤独，只是这份孤独是厚重深沉的。我在想，能够写出“千山鸟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”这样诗句的人，内心该有过多么凄怆和孤独的情怀？远离人群，避开喧嚣，一个人就是一座孤城，冷静、高傲、宏大、悲壮。一个人独享寂寞，就是推开扰攘现实，退到岁月的深处。回望岁月，回首来路，心中不喜不悲，仿佛能把人生参透一样。

行走在岁月深处，给自己一段属于心灵的时光，享受一个人的自由与寂静，享受一个人的繁华与清欢。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刻，让自己沉淀下来，以冷静睿智的姿态，闲看庭前花开花谢，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很多故事，都是再回首时重新回味的，捡拾往事遗落的花瓣，撷取岁月留下的馨香，把记忆定格在文字中，也为自己留一份寂寞而缤纷的情怀。小园香径，独自徘徊，我依旧在用脚步丈量时光的长度，丈量往事的重量。行走在岁月深处，我的脚步踏出了平平仄仄的韵律……

## 乡村笔记

### 爷爷栽种的梨树

王朝书

村子里，有几棵梨树。先生极为喜欢。

这几棵梨树，有着近五十年的树龄。它们已经是入中年了。今年，有一棵梨树露出了衰老的征兆。它，只在树梢开了少量的花。村民说，这棵树快不行了。不过，他们说，即使这棵树干枯了，也不会将它砍了。因为，这是王姥爷为村子栽种的树。

起初，小板场村是一片原始森林。没有果树。村子里的人以伐木为生。一根根原始木头慢慢倒下，森林渐渐后退，土地显露出来。人们开始在土地上播种玉米。村子有了农业。果树依然稀少，只有几株毛桃子树。

爷爷将家安定在小板场村后，决意发展果树。他从泸定县盛产梨子的沙湾村找来梨树，从盛产蜜桃的甘露寺村找来桃树，分给每户人家，让大家栽种在房前屋后。有了树种，借助嫁接技术，渐渐地，村子里，有了成片的桃树，成行的梨树。以至，在我的记忆里，花就是村子的影像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每年春天，桃花，都会从村子的最低处一直开到最高处。层层叠叠，蜿蜒流转，村子被一层又一层的桃花笼罩着。轻风吹过，粉红的桃花如一团团云彩在飘拂。那时，村子有了几分仙气。人们也变得心平气和了很多。那个时节，很少听到人们吵架。

桃花谢了。梨花盛开。透彻的蓝天下，白玉似的梨花，一树一树，撑起了蓝色的天空。仰头望去，梨花与蓝天，有着油画的效果。

梨花快要开过，苹果花登场了。继桃树、梨树之后，村民又大面积发展了苹果树、李子树、樱桃树、枇杷树。村民的收入，渐渐不再单纯依靠玉米。水果，成了重要的一项经济来源。苹果花，有着酒的香味。当苹果花开时，村子就弥漫着浓郁的酒香。

花开花谢，果子成熟了。小板场村的蜜桃，具有大、红、香、甜的特色。据《泸定县志》记载，蜜桃，曾作为贡品，敬奉给清朝的皇帝。摘一个蜜桃，剥了皮，咬一口，蜂蜜般的汁水就会进入嘴里。当劳作辛苦的时候，吃一个蜜桃，不仅会迅速补充能量，还会让人感到生活的甜蜜。我看见，我的奶奶，我的母亲，我的父亲，吃蜜桃时，脸上都会有满足的笑容。科学研究证明了，甜味，能缓解人的心理压力。蜜桃，让村民的劳作，得到舒缓。

桃子快要吃光，苹果可以卖了。青苹果，大而脆，宜于运输，销路好。村民将它们全摘了，换孩子的学费。

到了秋天，梨子成熟了。小板场村的梨子，个头比较大，一个可以填饱肚子。梨子，通常被储存起来，作为孩子们冬天的水果。

桃子、苹果、梨，让村民和孩子们的日子，有了五彩的颜色和幸福的味道。不过，这些水果，爷爷都没有来得及品尝。据说，他栽下果树之后，没几年，就去世了。

在爷爷过世多年后，桃树也没有逃脱轮回。我回家后，看见遍地桃树，因不结果子，而被砍光了。今年春天，我再也没有看见那漫天的红。幸好，梨树还在对抗着岁月。这几棵梨树，材质坚硬，树皮有着生铁的颜色。它们有着较强的防御系统。在虫蚁的进攻下，挺挺着。

今天，先生我们散步，蓝天下洁白的梨花，让我想起村里曾经的春天。我根据记忆，向先生描述村子曾经的美丽。我对先生说，那些树，让我想到我的爷爷。听我的奶奶、伯父、父亲等人讲，爷爷不仅在村里栽下了这些果树，还在村子里栽下了一排梅花树。还为村里修了一条水渠。也许，正是爷爷做的这些事，让村里人感怀他。以至不舍得砍掉这几棵老梨树。

先生说，我的爷爷，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。然而，他在身后留下了一个追忆，一个怀念，一个传说。他，终归胜于一颗流星，瞬间辉煌之后，不留一丝灰烬。

